

資产階級 政治經濟学史概論

瑪·納·斯密特著

(內部發行)

資产階級 政治經濟学史概論

(十九世紀中叶至二十世紀中叶)

瑪·納·斯密特著

~~張賢冬~~等譯

序言、第一篇到第三篇.....	張賢務譯
第四篇（第二部分）.....	钟元昭譯
第四篇（第一部分、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	
第五篇、結束語.....	常順康譯

М. Н. Смит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БУРЖУАЗ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ОНОМИИ
 (СЕРЕДИНА XIX—СЕРЕДИНА XXв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1
 根据苏联社会经济书籍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譯出

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史概論
 (十九世紀中叶至二十世紀中叶)
 苏联科学院 瑪·納·斯密特著
 通訊院士

張賢務等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新华书店(内部)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8 $\frac{1}{2}$ · 插頁 2 · 字數 202,000

1963年4月第1版

196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2,000 定价 (七) 1.10 元

統一書號 4002·202

• 内部发行 •

统一书号: 4002·202

定 价: 1.10 元

目 次

序 言.....	1
第一篇 面对馬克思主义的蒲魯东主义	5
一 蒲魯东的时代和生平活动	5
二 蒲魯东的經濟理論	21
1. 关于政治經濟学这門科学的定义	21
2. 蒲魯东的价值理論	22
3. 蒲魯东的反动的空想主义	28
4. 蒲魯东的利息理論	30
5. 蒲魯东是小資产階級的思想家，还是一般資产 階級的思想家？	32
第二篇 “边际效用”理論及其从“边际袋粮食”到“边际 工人”的道路	37
一 奥地利学派	37
1. 导言	37
2. 作为馬克思“批判家”的柏姆—巴維克	40
3. “主观价值”理論	44
4. 資本主义社会里的“客观价值”和“均衡”	50
5. 柏姆—巴維克的利潤理論	54
6. 奥地利学派的理論的实质	59
二 英国学派	60

1. 导言	60
2. 馬歇尔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遗产	61
3. 馬歇尔的利潤理論	66
4. 逃避现实	68
5. 边际生产費用	72
6. 三种“生产率規律”	74
7. 馬歇尔和达尔文主义	76
三 美国学派	78
1. 导言	78
2. 克拉克的价值理論	79
3. 克拉克的利潤理論	85
4. 工資和“边际工人”	87
第三篇 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及其法西斯化的 道路	97
一 历史学派	97
1. 导言	97
2.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99
3. 威廉·罗雪尔和政治经济学規律的“消灭”	102
4. “新历史学派”和对“强权君主制度”的辯护	108
二 “社会学派”	113
1. 导言	113
2. 什塔姆列尔和法律高于經濟	114
3. 彼特里論人們的“社会关系”	120
4. 斯托尔滋曼的“社会法律調节”	122
5. 施潘的“社会整体”	124
三 实践中的法西斯主义經濟“理論”	133
1. 导言	133
2. 桑巴特的“超工业精神”和法西斯化大壟断組織的 加强	134

3. “利息奴役”和小生产者服从壟断組織与法西斯恐怖統治	139
4. “农民的血汗”和地主富农上层分子的巩固	142
5. 自給自足和多級奴隶制“理論”	146
第四篇 第二国际理論家	150
一 伯恩施坦对馬克思主义的修正	154
1. 导言	150
2. 伯恩施坦的經歷	151
3. 作为馬克思“批評家”的伯恩施坦	153
4. 伯恩施坦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看法	159
5. 伯恩施坦和罢工运动	163
二 “中派主义”的理論家卡尔·考茨基	168
1. 导言	168
2. 考茨基的經歷	169
3. 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看法	171
4. “超帝国主义”論	176
5. 考茨基是苏联的死敌	179
魯道夫·希法亭	182
1. 希法亭的經歷	182
2. 希法亭是《財政資本》一书的作者	183
3. 資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的希法亭	185
三 “奥地利馬克思主义”	189
1. 卡尔·倫納	189
2. 奥托·鮑威尔	195
四 战前英国右翼工党分子的理論	200
1. 导言	200
2. 早期的工党主义和馬克思主义	202
3. 工党的計划化	208

4. 社会主义化和国有化	216
第五篇 拯救資本主义的理論 (30—40年代)	220
一 罗斯福的試驗	220
二 凱因斯和毕沃里治的理論	224
三 美国的理論	230
1. 战时和战后初期的理論	230
2. 战后压迫工人階級的計劃	241
四 右翼工党分子拯救危机的理論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	250
結束語	257

序 言

本书决不是一部完备周詳的近代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史教程。作者只是打算以几篇概論來說明近百年来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解体。

最近一百年的这段时期，是从小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反动幻想开始的。这些幻想特別明显地表现在蒲魯东的著作中。他的著作的中心思想，是在保持生产的商品性质的情况下改組交換。蒲魯东憎恨傅立叶，因为傅立叶的空想是建筑在生产协社的基础上的；他提出了交換协社，同生产协社相抗衡。他对劳动的共产主义社会化思想更为仇視。

他生活在无产階級第一次开始意識到本身的階級团結的时代，但无产階級的道路并不是他的道路。在1848年革命中，他甚至沒有站在彻底的民主主义者那一方面。他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私人交往也沒有使他得到教益。他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他們的思想，他的哲学的貧困很快就被科学共产主义的創始人察觉了。他在政治上的死亡早于生命的死亡，这表现为他对拿破侖第三卑躬屈膝，建議运用刑法制裁罢工和对付工人的要求。可是，关于流通占优先地位的观点，却沒有随他一同消逝。很久以后，我們在第二国际的政客——倫納和希法亭等人的著作中还能发现这些观点。法西斯分子也有意識地利用了蒲魯东主义。

在十九世紀，蒲魯东的反动空想，是随着馬克思主义的蓬勃发

展和它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巨大增长而逐渐泯灭的。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各学派，也就是在同马克思主义对抗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所有的资产阶级学派都抱着同一个宗旨——抵制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资本主义的矛盾愈尖锐，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愈要绞尽脑汁，起初极力证明这些矛盾根本不存在，随后又力图证明这些矛盾可以“不按马克思的意见”加以克服。由于从工业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到来，论据当然随之改变，但总是万变不离其宗。

各个资产阶级学派彼此之间的斗争，在这个时期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魁奈、斯密、李嘉图——进行丑化和庸俗化的过程，在十九世纪中叶大体上已告完成；在我们所考察的时代，每个新学派都代表同马克思主义对抗的一个新手法，都试图向资产阶级提供进攻工人阶级的新武器。

所谓“边际效用”学派，在小资产阶级的奥地利以一种面貌出现，在工业化的英国稍加改头换面，在美国表现为对工人阶级肆意迫害，但它无处不是同马克思主义对抗的方式。

在小资产阶级的奥地利，同马克思主义对抗的方法，首先就是把读者的注意力从劳动和生产领域转向买卖领域；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试图不去注意资本家和工人，而把买者和卖者提到第一位。他们的情热洋溢的法国门徒沙尔·季德极力按照巴黎交易所的形象去描述整个经济世界，把人们的一切经济关系都归结为那里所进行的交易。在英国，马歇尔把“生产率规律”同“边际效用”或“愿望”相提并论。但归根结底，据马歇尔的看法，它们都还要取决于供求“规律”。

这种种诡计，当然都无法掩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基本意图——掩饰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在奥地利，柏姆—巴维克用了

整整一大本书去論述這個問題，书中郑重其事地证明：要解釋資本利息的本质，必須完全撇开生产；只有这样，才能了解，似乎并不存在任何剩余价值，有的仅是“時間因素”，它使已消耗的資本的价值在以后日趋下降，所以亏损应当用利息来补偿。在英国，馬歇尔在与馬克思論战时企图证明，不仅劳动創造价值，而且“期待”——往生产中投入資本、坐待利潤到手的資本家的期待——也創造价值。

遺憾的是，在我国教学工作中，这一切因素有时略而不談，或者讲解得十分簡單，詳加考察的只是資產階級作者的价值观点。比如，在我国，美国經濟学家約·貝·克拉克受到批評，是因为他主張“静态和动态”理論，以及跟他的主要謬論相比实际上处于次要地位的其他各种謬論。他的主要謬論，是把“边际效用”理論搬用于工資、从而提出的新馬尔薩斯主义。他断言，在美国，資本比劳动力增加得慢，因此，全体工人的工資取决于最后一名工人或“边际”工人所能得到的东西。但願工人不要增殖得那么快。这就是克拉克所发现的“工資的科学規律”。

在本《概論》中，作者努力以适当的篇幅來說明这些問題。

《概論》也敘述了从否认經濟規律开始、直到对法西斯集团推崇备至的德国反动政治經濟学。

在同馬克思主义对抗方面占居特殊地位的，是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他們也一度自命为馬克思主义者。他們的道路，是对馬克思的著作进行歪曲和庸俗化的道路，其做法有时是粗暴而露骨的，有时是试图伪装的。随着帝国主义和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发展，他們的手法也不断改变。

只有在了解馬克思主义——无产階級在爭取建立新世界的斗争中的世界观——的基础上，才能同攻击馬克思或歪曲他的学說的这一切形形色色的手法作斗争。

这个任务不是轻而易举的，它要求许多作者共同努力。本《概論》当然并没有彻底解决这个任务。这里，只是试图把资产阶级和右翼社会党人的几种类型的经济学說介紹給讀者。

第 一 篇

面对馬克思主义的蒲魯东主义

一 蒲魯东的时代和生平活动

在十九世紀內，出現了不少各种傾向的小資產階級理論。其中对当代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是蒲魯东的观点。蒲魯东的一系列論点流傳了很久。我們看到，响应这些論点的，既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論著（交換論），也有法西斯主义的論著（利息奴役論等）。我們的著作界不止一次地把蒲魯东推崇为“空想社会主义者”，而沒有充分說明他作为小資產者——交換論思想家和工人階級敌人所起的令人作嘔的作用。

尽管馬克思的《剩余价值學說史》一再出版，这些模糊观点和不确定性的論点过去仍在我国流行一时，公然違背了馬克思的理論。

右翼社会党人沒有直接把蒲魯东奉为自己的前輩。可是，倫納在宣揚“交換的神秘力量”时，难道不是基本上重复着蒲魯东的說法嗎？难道他的同伙希法亭、柯尔之流不也是同蒲魯东亦步亦趋嗎？当然，战前时期的社会民主党人所持的交換論，具有十分明显的特点，即卫护工业企业免受国有化——有了銀行的象征性的国有化，不就足够了嗎？社会民主党的先生們把銀行同工业截然划分开来，虽然他們自己就生活在財政資本时代，而列宁对財政資本的本质已經作过天才的分析。正是为了卫护工业免受国有化，才发明了交換論。但是，在这个論点上，社会民主党人就像是蒲魯东

的继承人，因为就是他提出了小生产者的交换，作为防止万恶的法宝，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思想则在他身上激起了小私有者的盲目的狂怒。

十九世紀初的經濟學家，無論是空想主義者，還是資產階級在戰勝封建主義以後的第一批辯護士，幾乎全是處於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更替時期的人。對於他們，一般地說，按照恩格斯的形容，“偉大的法國革命的驚雷還沒有轰鸣”。但是，當十九世紀轉瞬間接近 1848 年的時候，法國就開始出現了新的呼聲。在這個時代里，一方面，無產階級的要求找到了自己的真正的表達者——馬克思和恩格斯，他們使這些要求體現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強有力的理論，另一方面，小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叫囂比西斯蒙第時代變得更为

露骨，更加恬不知耻。早期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未能充分認識資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幼稚地梦想开倒車。蒲魯东与他們相反。在他生活的时代，这个过程已經相当明显地表露出来，无产阶级已經成为活跃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有的东西，以前还可以看作是无知的結果，或者是模模糊糊地对日益破产的小生产者表示同情的产物，这时就迥然不同了。这时，我們下面会看到，小资产阶级思想家逐漸变成不仅客观上反动，而且主观上反动的人物。他們的最鮮明的代表者是蒲魯东，他們的理論和观点很快地同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和观点发生了冲突。

要了解这种冲突是怎样发生的，必須概括地介紹一下这个时代及其經濟，当时的工人运动，1848年的革命和馬克思、恩格斯从这次革命中得出的結論（蒲魯东及其同伙当然无法得出这些結論）。

在十九世紀前半期，法国的工业化有了很大的进展。誠然，法国还显著地落后于英国，但是終究有一系列指标，证明资产阶级的法国——它长期受封建主义的压制——有了长足的进步。例如，有些指标說明了这个时期法国动力事业的发展。在1830年和1848年两次革命之間，法国工业中的蒸汽发动机台数增加了7倍，功率增加了9倍多。的确，絕對数字大大地落后于英国，但增长速度总算是相当高的。蒸汽机还没有在一切工业部門內使用。可是在英国，也不是所有工业部門一下子都开始使用机械发动机的。在英国，蒸汽发动机的采用，主要是从紡織工业开始的。法国的紡織工业，也是第一批使用蒸汽发动机和机械織机的工业部門之一，其中的織机是法国織布工人賈克卡尔的儿子发明的。

关于法国的煤炭工业，我們掌握了下述数字。煤炭开采量，在拿破侖第一时代，即1814年以前，約为50万吨，1831年已为170万吨，1847年达到500万吨。劳动生产率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从

1831 年到 1847 年，煤炭开采量几乎增加了 2 倍，而工人总数只增加了 1 倍。

在铁路方面，也有一些相当有意义的数字。1835 年，法国全国只有 148 公里铁路，1847 年，即革命前夕，营业的铁路已经有 1,500 公里，还有 500 公里在铺设。工业化的指标由此可见一般。

然而，与此同时，法国工业还保持着与英国工业不同的某些特点。它有很大一部分当时是手工生产。只要援引法国著名的丝织工业中心里昂的一些数字，就足以说明这个事实。里昂号称仅次于巴黎的第二个主要城市。在丝织工业方面，法国很快地在欧洲各国中占居了主导地位。而就其他各部门来说，它占第二位（居英国之后）。尽管里昂的丝织工业如此发达，在那里，除了几家大丝织工厂以外，列宁在以后称之为领工制的制度还盛极一时。

机器在工业中的推广，在法国，同在英国一样，激起了工人的强烈反抗。这里没有发生像英国卢第运动那样的公开爆发的运动，即捣毁机器的现象，但还是有一系列事实，说明法国无产阶级起初也把机器当成了自己的竞争者，认为机器在排挤他们，他们还无法了解，在这方面，不应当归咎于机器，而要归咎于以资本主义方式使用机器。

这个时期很快就过去了。后面我们会看到，法国无产阶级随即学会了识别他们的真正的敌人。

现在简单地谈谈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工人的状况。这里，可惜没有像恩格斯说明英国无产阶级状况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那样宝贵的资料。关于法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个别材料，散见于各种专题论著。最有价值的，是法国维尔拉美院士对工人状况进行小型调查所得到的资料。下面引用维尔拉美的一些最能说明问题的计算。按照当时的物价，一个有家属的工人要勉强度日，必须每天挣 3 法郎 33 生丁。可是，如果除去星期日和假期，他一年不

是工作 365 天，而是只工作 300 天，因此他每天必須多掙一些，即掙 3.5 法郎左右。已有的資料說明，平均一个工人只掙 1 法郎 25 生丁到 2 法郎。只有个别幸运儿才得到 3 法郎或 3 法郎多一点。

維尔拉美和当代其他許多作者提出了一个問題：工人究竟是怎样过日子的呢？原来維尔拉美所核算的每天 3.5 法郎的數額已經是很小的了，其中只考虑了最起码的需要。文献表明，工人的生活是这样的：不是租一个屋角，而是租“半張床”栖身，每四个人才有一双鞋，平常都赤着脚，忍饥挨餓；年青妇女晚間几乎无不卖淫，以求多掙一些錢，这种現象是司空見慣的，甚至有了一个独特的叫法：多掙工錢的“四分之五”。

这里提一下被迫开始工作的儿童的年齡。維尔拉美等人亲眼看到过劳动日很长的四、五岁的童工。維尔拉美描述了他們的情况：“孩子們都患病、軟骨、憔悴不堪、心理变态，許多人又聾又哑，形同白痴。他們的主食是馬鈴薯。他們住的地方骯髒得可怕，看他們双腿的顏色，会以为他們都是黑人。”成人和儿童的劳动日，有些地区和部門达到 12—13 小时，有些长达 14—15 甚至 16 小时。男女工人长年累月地睡眠不足。成年人和儿童的許多病历都記載着“心理变态”，这就是說，工人們不仅生理上有病，而且神經也有病。

現在我們对这个时代的工人运动作一个大致的考察。当时沒有限定劳动時間的法律，而鎮压工人运动特别是罢工的法律却很早就頒布了。在法国，也像在英国一样，流行着一种說法：工厂主不应当受工人的“奴役”，沒有理由用法律来約束工厂主，工厂主应当是自由的。那时不存在合法的工会。工人集会討論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斗争方式，是受到禁止的。

尽管有那些鎮压罢工的残酷的法律，罢工还是波瀾壯闊地开展起来。逮捕工人、取締工会，都不能制止罢工运动。地下的互助